按退溪年譜此辨論始於庚申十一月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卷之一

與奇存齋書 係節文

又因士友間傳聞所論四端七情之說鄙意亦嘗自病其下語之未穩逮得砭駁益知疎繆即改之云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未知如此下語無病否

上退溪先生四端七情說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

性情之說也而先儒發明盡矣然竊嘗攷之子思之言所謂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論所謂剔撥出來者也蓋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則無不善情則有善惡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別耳非七情之外復有四端也今若以爲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七情發於氣而有善惡則是理與氣判而爲兩物也是七情不出於性而四端不乘於氣也此語意之不能無病而後學之不能無疑也若又以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

有善惡者而改之則雖似稍勝於前說而愚意亦
恐未安盖性之乍發氣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
遂者正孟子所謂四端者也此固純是天理所發
然非能出於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發而中節者
之苗脉也然則以四端七情對擧互言而謂之純
理兼氣可乎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
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盖七情不可專以人心觀
也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
矣而其在事物也則固混淪而不可分開但理弱
氣强理無眹而氣有迹故其流行發見之際不能

無過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發或善或惡而性
之本體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
然惡者乃氣禀之過不及也則所謂四端七情者
初非有二義也近来學者不察孟子就善一邊剔
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别而論之愚竊病焉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及論性情
之際則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盖恐人之不曉而
以氣言性也然學者須知理之不外於氣而氣之
無過不及自然發見者乃理之本體然也而用其
力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答奇存齋四端七情分理氣辯

性情之辨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年鄭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也今者蒙示辯說摘抉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

以為體相待以為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滚合為一物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源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為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

為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旣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旣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

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朱子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脈也安有在中為純理而才發為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為理之本體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七情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

來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之某爲理某
爲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喩之意深有見於理
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力故以爲未有無
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
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
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着心胷高着眼目
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
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
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雜乃爲
周悉而無偏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必然者

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極太極之說此
皆就理氣相循之中剔撥而獨言理也孔子言相
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
相成之中偏指而獨言氣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
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
及於四端程子之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
亦不言四端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
也斯二者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今之所辨
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四
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有善惡深以分

別言之爲不可中閒雖有理弱氣強理無眹氣有迹之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自然發見爲理之本體然也是則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羅整菴倡爲理氣非二物之說至以朱子說爲非是滉尋常未達其指不謂來喻之意亦似之也且來喻既云子思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爲剔發出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爲無異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爲一說古人謂之鶻圇吞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知不覺之間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弊而墮於認

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喻即欲獻愚
而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為必是而無疑故久而未
發近因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
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
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
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
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為無病似不須改也乃敢
粗述其區區以請敎焉不審於意云何若以為理
雖如此名言之際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為
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為穩

當矣如何如何

答上退溪先生論四端七情書

伏蒙垂示四端七情分理氣辯一篇其於性情理氣之際旁引曲喩反復發明可謂詳且盡也玩而復之思而繹之所感發者多矣而於其中亦有所不能無疑者豈非以義理難窮而人之所見或有異同而然耶此正講究體察以求至當之歸者故因來辯逐條詳禀以冀先生之終有以教之也伏惟先生明賜訂砭以惠後學千萬幸甚

辯曰性情之辨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

大升謂性情之說先儒論之固無餘蘊矣然亦或詳或略而不能盡同焉此在後之學者但當因其所論之詳略反復究竆以求自得於吾心可也不可徒據見成說話略略領會而謂其理之真不過於如是也朱子曰心性情之分自程子張子合下見得定了便都不差如程子諸門人傳得他師見成說却一齊差却夫以程子門人傳得師說尚不免差却况後之學者乎竊詳

命之所辨於其大綱上雖若不至有碍而其剖
析之際亦多有所未安政恐不能無毫釐之差
也朱子曰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
乃性字安頓不着愚意亦以爲今之所辨非是
於理氣上不明亦恐於心性情字安頓不着而
然也按語類中一條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
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又一條
曰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
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
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

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又一條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觀此三條則於心性情字可以思過半矣以四端七情分理氣爲說者前此蓋未之見今奉來辯乃引語類云云然則先儒已嘗言之矣特以孤陋之學未之見耳雖然所謂四端是

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者亦恐不能無曲折也來辯以爲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禀之異也此言甚當正與朱子之言互相發明愚意亦未嘗不以爲然也然而朱子有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以是觀之所謂四端是理之發者專指理言所謂七情是氣之發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者也而是理之發云者固不可易是氣之發云者非專指氣也此所謂不能無曲折者也大抵來辯與鄙意所同者雖多而所異者

亦不少況所異之處正是大節目於此既不能
同則其他說之同異得失亦不須論必當於此
處明辨篤信然後其他說之同異得失有可得
而言者矣蓋來辯以為四端發於仁義禮智之
性故雖是理氣之合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
七情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故非無
理也而所指以言者則在乎氣是故四端在中
為純理而才發不雜於氣七情外感於形氣而
其發非理之本體而四端七情之所從來者不
同此數語者實先生之所自得故一篇之中雖

縷縷多端而其大意仍不出乎是也若夫升之
愚見則異於是蓋人之情一也而其所以為情
者固兼理氣有善惡也但孟子就理氣妙合之
中專指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四端是也
子思就理氣妙合之中而渾淪言之則情固兼
理氣有善惡矣七情是也此正所就以言之不
同者也然而所謂七情者雖若涉乎氣者而理
亦自在其中其發而中節者乃天命之性本然
之體而與孟子所謂四端者同實而異名者也
至於發不中節則乃氣稟物欲之所為而非復

性之本然也是故愚之前說以為非七情之外
復有四端者正謂此也又以為四端七情初非
有二義者亦謂此也由是言之以四端主於理
七情主於氣而云云者其大綱雖同而曲折亦
有所不同者也夫以朱子之言明白簡約而學
者之所見不能無異同則豈非毫釐之差者乎
然朱子所言解以先生之意則直截而易曉證
以大升之見則曲折而難通所謂毫釐之差者
正恐不在於先生而在於大升也但以中庸章
句或問及朱子平生諸說考之而疑其為如是

耳伏乞詳察如何如何

往年鄭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也

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此二句鄭文著之於圖者正與朱子所言不殊若曉得時豈有病乎大升前日之所疑者正恐使曉不得者卻生病痛也蓋泛論四端七情而曰四者發於理七者發於氣固無不可矣今乃著之於圖而以四端

置理圈中而謂之發於理以七情置氣圈中而
謂之發於氣雖寫成圖本勢不得不然而位置
之際似不免離析太甚若後學見之指其已定
之形而分理與氣二者別而論之則其爲悞人
不亦既甚矣乎後來伏奉示喩改之以四端之
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云
云則視前語尤分曉而鄙意亦以爲未安者蓋
以四端七情對擧互言而揭之於圖或謂之無
不善或謂之有善惡則人之見之也疑若有兩
情且雖不疑於兩情而亦疑其情中有二善一

發於理一發於氣者爲未當也然大升向來所疑者猶在於是今詳來辯仍再檢圖說則其所可疑者不止於是也此雖未知眞是非之在此乎在彼乎而向來所疑使曉不得者生病痛云者亦非過計之憂也

今者蒙示辯說摘抉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

大升蹟迂蹇淺學不知方其於性情理氣之說蓋未嘗一日實下功夫況有反身體驗之效耶如是而不揆狂僭輒申所見亦可謂犯不韙之

罪而爲無證之言者矣豈意先生不賜譴斥而往復酬酢至於若是之惓惓耶此眞大升之所敬慕歎服而不能自已者幸甚幸甚

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滚合爲一物而不分別言之耶

四端七情固均是情也而其立名有異者豈非

所就而言之不同乎大升前說之意政是如此而來辯亦以為然焉然其所謂所就以言之不同一句若通之以鄙說則不妨本是一情而言之者有不同若質之以來辯則四端七情各有所從來而非但言之者不同也是則雖同是一語而彼此主意各有所在不可不察也而況子思孟子所言不同者則非特其言云爾意亦各有所主也嘗觀朱子答陳器之書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曰仁義禮智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此豈非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意亦各有所主乎蓋子思論性情之德以中和言之而曰喜怒哀樂則情之兼理氣有善惡者固渾淪言之所謂道其全也孟子發明性善之理以仁義禮智言

之而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只以情之善者
言之所謂剔撥出来也古之聖賢論及理氣性
情之際固有合而言之者亦有別而言之者其
意亦各有所主在學者精以察之耳
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
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
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源頭本然處言之乎
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
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為說則已不是
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

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為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旣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

此段所論皆極精密何敢更有擬議然亦有餘論可以相發者焉朱子曰未有此氣已有此性

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又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淸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天命之謂性是極本窮原之性又曰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又曰氣質之說起於程張觀此數段則所謂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者尤覺明白而思孟程張所言之異同亦可見矣又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

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此就天地及人物上分別理與氣固不害一物之自爲一物也若就性上論則所謂氣質之性者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然則論性而曰本性曰氣稟云者非如就天地及人物上分理氣而各自爲一物也乃以一性隨其所在而分別言之耳至若論其情則緣本性墮在氣質然後發而爲情故謂之兼理氣有善惡而其發見之際自有發於理者亦有發於氣者雖分而言之無所不可而子細

稡停則亦似不能無碍況以四端七情分屬理氣則七情非但專指氣而言者此處曲折殊覺未安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朱子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

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為純理而才發為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為理之本體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七情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来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之某為理某為氣何不可之有乎

按此數段極論四端七情之所以然正是一篇緊要處然太以理氣分開說去而所謂氣者非

復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乃專指氣也故其說多倚於一偏今請先論七情之不專是氣然後乃可逐段理會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章句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或問曰蓋天命之性

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
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
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
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
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
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
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章句輯
註中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
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

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愚謂七情之說若於此看得破則所謂七情者果非專指氣也決矣而況伊川顏子好學論朱子樂記動靜說與中庸之旨亦無不脗合者夫以子思述傳立言以明性情之德其言豈有所偏而伊川延平晦庵諸先生之論亦皆如此則後學豈容別生異義耶然則七情豈非兼理氣有善惡而四端者豈非七情中理也善也哉如是而欲以四端七情分屬理氣

而不相管亦可謂倚於一偏矣辯曰惻隱羞惡止性焉爾愚謂四端固發於仁義禮智之性而七情亦發於仁義禮智之性也不然朱子何以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乎又何以曰情是性之發乎辯曰喜怒哀懼止出焉爾愚按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一句出好學論然考本文曰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其曰動於中又曰其中動云者即心之感也心之感而性之欲者出焉乃所謂情也然則情見于外雖似緣境而出實則由中

以出也辯曰四端之發止其端緒也愚謂四端七情無非出於心者而心乃理氣之合則情固兼理氣也非別有一情但出於理而不兼乎氣也此處正要人分別得眞與妄爾辯曰七情之發止其苗脉也愚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謂情也然則情之感物而動者自然之理也蓋由其中間實有是理故外邊所感便相契合非其中間本無是理而外物之來偶相湊着而感動也然則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

一語認道七情不著也若以感物而動言之則
四端亦然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
惻隱之心於是乎形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
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其感物者與七
情不異也辯曰安有在中止為理之本體耶愚
謂在中之時固純是天理然此時只可謂之性
不可謂之情也若才發則便是情而有和不和
之異矣盖未發則專是理既發則便乘氣以行
也朱子元亨利貞說曰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
藏情也又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情也夫以生長收藏爲情便見乘氣以行之實而四端亦氣也朱子弟子問中亦曰如惻隱者氣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此語尤分曉但其氣順發出來非有翻騰紛擾之失爾來辯以七情爲緣境而出爲形氣所感既皆未安而至乃謂之外感於形氣而非理之本體則甚不可若然者七情是性外之物而子思之所謂和者非也抑又有大不然者孟子之喜而不寐喜也舜之誅四凶怒也孔子之哭之慟哀也閔子子路冉有子貢侍側而子樂樂也玆豈非理之本

體耶且如尋常人亦自有天理發見時節如見其父母親戚則欣然而喜見人死喪疾痛則惻然而哀又豈非理之本體耶是數者若皆形氣所爲則是形氣性情不相干也其可乎辯曰四端皆善止可以爲善矣愚謂此正延平先生所謂孟子之說出於子思者也辯曰七情善惡止乃謂之和愚按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然則四端固皆善也而七情亦皆善也惟其發不中節則偏於一邊而爲惡矣豈有善惡未定者哉今乃謂之善

惡未定又謂之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
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則是七情者
其爲冗長無用甚矣而況發未中節之前亦將
以何者而名之耶且一有之而不能察云者乃
大學第七章章句中語其意盖謂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
下也或問所謂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
因物賦形者乃是心之用也豈遽有不得其正
者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
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

動乎中而始有不得其正耳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證七情殊不相似也夫以來辯之說反復剖析不啻詳矣而質以聖賢之旨其不同有如此者則所謂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者雖若可以擬議而其實恐皆未當也然則謂四端為理謂七情為氣云者亦安得遽謂之無所不可哉況此所辯非但名言之際有所不可抑恐其於性情之實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也如何如何

竊詳來喻之意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

張其說甚力故以爲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志恐有所未合也

大升非有所見者特因前說有四端兼於氣七情出於性之意乃以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者許之大升固不敢當而鄙意亦不專在是也先生於此恐亦未免爲失言也若四端七情初非有二義云者蓋謂四端既與七情中發而中節者同實而異名則推其向上根源信非有兩箇意思也云爾豈有直以爲元無異義也若直

謂之無異義則豈不戾於聖賢之指乎

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着心胸高着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為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為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為一而實歸於不相雜乃為周悉而無偏也

此段所論乃讀書窮理切要之言敢不拳拳服膺乎幸甚幸甚

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必然昔者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極太極之說此皆就理氣相循

之中剔撥而獨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成之中偏指而獨言氣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及於四端程子之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亦不言四端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也斯二者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

凡此數段皆据先儒舊說固無可議但中間偏指而獨言氣一節似覺未當盖既謂之性則雖墮在氣質之中而不可專以氣目之也按論語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以言之然則性爲主而兼乎氣質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註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但輯註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此則可疑然考語類有曰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然則凡言性者不偏指氣可見矣今謂之偏指而獨言氣恐未然也且辯曰子思之

憒山積所欲仰資質問者不可一二數而筆札所傳不盡言意唯有撫心長嘆東望殞涕而已奈何奈何伏惟垂諒大升謹頓首再拜

言

四端七情說

子思曰云云

右鄙說一篇欲見議論首末今併錄上蓋大升當初略見得意思如此遂成鶻突之說褊淺誕妄固宜得罪於長者然細看其間語雖未究而意似粗完意雖未切而理無太乖若

虛心平氣子細看過則亦恐不能無所助發
也來辯所指摘者皆於逐條下陳之不審先
生以爲何如也但其謂四端發於理而無不
善七情發於氣而有善惡者大升曾見天命
圖不能詳細記得只據大意以爲如是而著
之於說令而再撿之則只有四端發於理七
情發於氣二句而無不善有善惡等語則無
之此是看書麤疎之病所謂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者其病亦不少深可愧悚然攷之說中
則其意本亦如是故秋巒親見鄙說亦不以

本體然則正是離合處非以理氣爲一物也且
論語子在川上章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
者續無一息之停是乃道體之本然也此豈非
於氣上識取乎又或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
朱子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端緖便是理若
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然則氣之自然發
見無過不及者豈非理之本體乎且如惻隱羞
惡亦豈非氣之自然發見者乎然其所以然者
則理也是以謂之發於理爾夫以四端發於理
七情發於氣大綱固無不是至於極論其所以

然則乃以七情之發為非理之本體又以氣之
自然發見者亦非理之本體則所謂發於理者
於何而見之而所謂發於氣者在理之外矣此
正坐以理氣分說之失不可不察也羅整庵所
論不曾見得不知如何若據此一句則其悞甚
矣若大升則固非以理氣為一物而亦不謂理
氣非異物也鄙說初無是意亦無是語誠恐先
生於鄙說見其有所不合遂以為無可取者而
更不之察也不然何以有是敎耶伏乞更賜明
訂何如

且來諭旣云子思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爲剔撥出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爲無異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爲一說古人謂之鶻圇呑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知不覺之間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蔽而墮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

大升前者妄以鄙見撰說一篇當時以爲子思就情上以兼理氣有善惡者而渾淪言之故謂之道其全孟子就情中只擧其發於理而善者言之故謂之剔撥出來然則均是情也而曰四

端曰七情者豈非以所就而言之者不同而實則非有二情也是以其下再結之以爲四端七情初非有二義而不自知其自相矛盾也今承開諭復自推詳而亦不覺其然豈非暗於自知而然乎以氣論性亦非鄙說之意也若認人欲作天理之蔽則當深察而克治之耳

自承示諭即欲獻愚而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爲必是而無疑故久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

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為無病似不須改也乃敢祖述其區區以請教焉不審於意云何若以為理雖如此名言之際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為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為穩當矣如何如何

朱子固天下古今所宗師學者當謹守其言可也然其有異同處亦不可不仔細消詳也中庸未發已發之義朱子嘗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以致錯認語意與南軒西山論辯甚

力後乃大悟與湖南諸公書自言其失而謂程
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
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
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
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
指之殊也此言至公至明後學所當師也然則
謂是理之發是氣之發者與其他前後所論更
互參較則其異同曲折自可見也不知後學當
遵前後備陳所周該之言乎抑當守其一時偶
發所偏指之語乎此其從違亦不難決未委究

生意以為何如耶天命圖立象連類剖析該備
所謂不易見得及此者然以鄙意論之則其間
似多有未安者須更契勘教子細然後庶可不
悖於古人矣若或以為未然則說中立論以兼
破此意可也不可謂用先儒舊說而只如此鶻
突既以自誤又將誤人也如何如何
區區鄙見已具逐條之下然其可與不可不
敢自信姑以是取正於先生伏惟先生試詳
察焉抑細看其間尚有未盡者敢復塵瀆併
祈亮采何如大升偶閱朱子大全見其中有

論得此意甚分明者其答胡廣仲書曰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其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

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答胡伯逢書曰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

自註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觀此二書則此間所辯不難決也想先生必已看過但恐未及契勘故今並舉以求訂來示先生果以為何如也大升竊觀近世名公鉅人為此學者亦不少雖其淺深疏密各有所就而議論之間多襲一軌意其俚俗相傳之語自有一種支節而然也如四端七情之說曾聞長者之言亦是分屬理氣之云鄙心以為疑思欲質問而顧自己元無工夫不敢容易發言以此嘿

嘿悶瞽者有年矣今幸得遇先生以發狂瞽之言雖僭妄之罪所不敢逃而亦庶幾其終祛蔽惑也幸甚幸甚竊嘗考之近世論性情者其病根蓋出於雲峯胡氏按大學經一章第四節輯註胡氏曰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為意便有善有不善此數句本解章句所發二字而其言之有弊遂使學者別生意見以為情無不善而以四端當之則所謂七情者乃無所當而其中亦有不善似與四端相反故又以七情為發於氣歧而言之矣

豈知其性則無不善性之發便是情而有善有不善哉亦豈知其孟子所謂情可以為善者乃就善一邊剔出哉以此紛紜舛錯至以為各有所從來豈不悞哉夫謂之各有所從來者謂其原頭發端之不同也四端七情俱發於性而謂之各有所從來可乎若以四端七情之中節不中節者為各有所從來則或庶幾也凡此病根皆原於胡氏之失而後之學者不能慎思明辨以求至當之歸良可嘆也縱言及此僭越深矣然先生若不還以為

罪而更加精察則恐不能無補於萬分也且
朱子性圖其曰性善者謂性也故其自註曰
性無不善其下兼列善惡者謂情也故善下
註曰發而中節無往不善惡下註曰惡不可
謂從善中直下来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邉
為惡此圖見性理大全第二十九巻可檢看
也夫以四端之情為發於理而無不善者本
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細論之
則四端之發亦有不中節者固不可皆謂之
善也有如尋常人或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

者亦有是非其所不當是非者盖理在氣中乘氣以發見理弱氣强管攝他不得其流行之際固宜有如此者烏可以為情無有不善又烏可以為四端無不善耶此正學者精察之地若不分真妄而但以為無不善則其認人欲而作天理者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如何如何然大升從來所陳皆以四端為理為善而今又以為四端之發亦有不中節者其語自相矛盾想先生更以為恠也然若究而言之則亦不妨有是理而自為一說也伏幸將

入思議何如且前書僭禀以理虛無對心之虛靈分屬理氣等語為未安乃蒙下喻以求其說之所以其敢有所隱乎按此二條亦出近世之論恐非聖賢本旨也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然則理雖若虛而固不可謂之其體本虛也或問大虛程子曰亦無大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然則理本是實而今乃謂之虛可乎其曰虛故無對無對故在人在物固無加損而為一焉者

亦似說理字不出蓋理之無加無損豈以虛而無對之故乎若但以為無對故無加損則恐所謂理者正在儱侗恍惚間也若心之為物則其虛靈不昧者乃其本然之體也朱子於論心處每每言虛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此皆專指心之本體而言也未嘗以虛與靈者分屬理氣也蓋其虛靈者氣也其所以虛靈者理也故論心者曰虛靈則專指體言曰虛靈知覺則兼舉體用而言也大學輯註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

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此言簡切有味固未嘗
以虛者屬理而靈者屬氣也至玉溪盧氏乃
以虛靈二字分釋之以虛爲寂以靈爲感而
以具衆理應萬事分屬之此說經新巧之弊
格以程朱之說亦恐未合也然盧氏之意只
於虛靈二字上分别經章句語意以爲虛故
能具衆理靈故能應萬事云爾亦未便謂虛
是理而靈是氣也今乃著爲圖說曰天之降
命于人也非此氣無以寓此理也非此心無
以寓此理氣也故吾人之心虛而且靈爲理

氣之舍焉云云而虛字下註曰理靈字下註曰氣則其為分裂亦太甚矣而其理亦有所未然也凡此二條恐皆世俗口耳相傳之說雖或未至碍理然亦當論辨究極以破世俗鄙陋之見而乃反取為成說以惑後來則將使學者胥為虛無之論而淪於老佛之域矣其可乎哉此實鄙意之所未安也不審先生以為何如耶猥以疎鹵之學妄論先輩固知僭率然若不言又何用講究耶以此矢口盡言伏乞先生併加恕察幸甚幸甚且此間疑

論中和是就理氣中渾淪言之則七情者豈非
兼理氣乎來辯之說亦不能無出入者如此幸
更詳之何如
今之所辯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
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有善
惡深以分別言之爲不可中間雖有理弱氣強理
無眹氣有迹之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自然發
見爲理之本體然也是則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
所別矣近世羅整庵倡爲理氣非異物之說至以
朱子說爲非是滉尋常未達其指不謂來喩之意

亦似之也
喜同惡離樂渾全厭剖析乃末學之常累然鄙意固未嘗以是自安也亦欲其一一剖析爾四端七情所從來及兼理氣有善惡等語皆已詳稟於前段矣但所謂氣之自然發見乃理之本體然也之語則亦有說焉盖理無眹而氣有迹則理之本體漠然無形象之可見不過於氣之流行處驗得也程子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此也鄙說當初分別得理氣各有界限不相淆雜至於所謂氣之自然發見乃理之

此訶之也如何如何似恐觀者或有不察故并言之大升拜覆

答奇存齋非四端七情分理氣第一書改本

頃承第二書誨諭知滉前書語有踈謬失稱停處謹已修改今將改本寫在前面呈稟可否其後乃繼以第二書伏乞明以回教

性情之辨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年鄭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

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也今者蒙示辯說擿抉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為體相待以為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滾合為一物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

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源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為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為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

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純以以下舊作以本然之性混今改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

程子謂之動於中朱子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程子謂以下舊作朱子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今改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為純理而才發為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顧為理不為氣顧為理以下舊作為理之本體今改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其發而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矣本善而以下舊作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

然後乃謂之和今改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此間舊有與所重三字今改之而言之則謂之某為理某為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喻之意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力故以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胸高着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為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為二而不害

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雜乃爲周悉而無偏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必然昔者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極太極之說此皆就理氣相循之中剔撥而獨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成之中兼指而主言（兼指以下舊作偏指而獨言今改）氣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及於四端程子之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亦不言四端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也斯二者

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今之所辯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爲不可中間雖有理弱氣强理無朕氣有迹之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自然發見爲理之本體然也是則似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所分矣若眞以爲一物而無所分則非滉之所敢知不然果亦以爲非一物而有所別故本體之下着然也二字則何若於圖獨以分別言之爲不可乎似遂以以下舊作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羅整菴倡爲理氣非異

物之說至以朱子說爲非是滉尋常未達其指不謂來喻之云亦似之也今改且來諭
既云子思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
爲剔撥出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爲無異指不幾
於自相矛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爲一說
古人謂之鶻圇呑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
知不覺之間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蔽而墮
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諭即
欲獻愚而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爲必是而無疑
故久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
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

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為無病似不須改也乃敢粗述其區區以請教焉不審於意云何若以為理雖如此名言之際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為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為穩當矣如何如何

答奇存齋非四端七情分理氣辯第二書

前者遠垂辱書副以論誨四端七情書一冊其

不棄愚妄諄諄開曉之意至深切矣會值小冗不克究心悉意於其間輒自徇便粗先作報付回使去後始伺疾病稍間得以玩讀思繹欲窺其緒論之一二則旨意淵深援引浩博馳辭騁辯不窮不測以老人衰耗精力許多義理包羅不得譬如決水於龍門而欲以一葦尋其源流其亦難矣然其積日泝洄之餘若或有得於涓流之末則既有以見其前說之差又因以發其新知之益學之所資於講論者豈少哉幸甚幸甚所謂說之差者謹已修改錄在前面以稟可

否而所喻首末又欲逐一條對以見區區之意第以前後諸說盤錯肯綮未易疏剔若一一從本文次第而爲之說則其勢未免於散漫重複反至於霧昏而榛塞故謹就全篇每條撮其大要以類相從使略有倫叙因復撰之以愚見則其異同從違之際又有所難齊者焉蓋有來語本無病而渷錯看妄論者有承誨而自覺已語有失稱停者有來誨與鄙聞本同而無異者有本同而趨異者有見異而終不能從者今以此五者彚分條列如左

第十節氣之自然發見乃理之本體然也來辯分滉前書爲十二節

右一條來語本無病滉錯看妄論者已改之

第六節七情不專是氣之說

同節中辯曰之二情雖緣境實由中出之說

辯曰之七善惡未定之說

第九節偏指而獨言氣之說

右四條蒙誨覺已語失稱停者亦已改之

第一節引朱子語類論心性情三條

第四節引朱子答陳潛室書以明所就而言者不

同

第五節引朱子說第一條明氣與性不相離

　第二條明氣稟之殊天命亦異亦不可不謂之

性

　第三條天命之性極本窮源之性

　第五條程張始言氣質

第六節引中庸章句　或問　延平說

　程子好學論

　朱子動靜說

　　皆明七情兼氣

右十三條與鄙聞本同無異　以上不復論

第一節天地之性專指理氣質之性理與氣雜是理之發固然是氣之發非專指氣

第五節就天地人物上分別理氣不害就性上論理墮氣中若論情則性墮氣質兼理氣有善惡分屬未安

第六節辯曰之一七情亦發於仁義禮智

辯曰之三非別有一情但出於理不出於氣

辯曰之四非中無是理外物偶相感動　感物而動四端亦然

辯曰之五既發便乘氣以行云云四端亦氣也

第七節推其向上根原元非有兩箇意思
第九節凡言性不偏指氣云云七情亦兼理氣
右八條本同而趨異
第一節同實異名　非七情外復有四端四七非
有異義
第二節泛論無不可著圖離析太甚恐悞人
或云無不善或云有善惡恐人疑有兩情有二
善
第三節如來辯則四七各有所從來非但言之
不同

第五節引朱子說第四條孟子剔言伊川兼言要
不可離
第六節辯曰之五來辯謂七情外感於形氣而非
理之本體則甚不可若然者七情是性外之物云
云孟子之喜而不寐止豈非理之本體耶
辯曰之七一有之而不能察
其末論所從來與所主之說之非
第十二節朱子錯認心為已發之語久後乃悟仍
論理發氣發之語為偶發而偏指
右九條見異而終不能從　以上皆有論辯

在後

來諭雖縱橫變化往復百折約而言之除其錯
看一條外類成四截而四截之中又約而言之
不過爲二截而已何者承誨而覺失稱停者固
皆本同之類也本同而趨異者卒亦同歸於終
不能從者矣請試詳之夫理氣之不相離七情
之兼理氣滉亦嘗與聞於先儒之說矣故前辯
之中累累言之如統論性情則曰未有無理之
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如論四端則曰心固理氣
之合論七情則曰非無理也如此之類不一而

足是鄙人所見何以異於第二截十三條之所論乎然而未免有第一截四條之差說者口耳之學無得於心而揣摩以為說所以失於稱停而有病痛此深可恐懼也惟公詳其所改之語則其有得於誨語而旋歸於本同之旨可知巳朱子謂孔顏達非不解揲法但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此則君子恕人之論也若混論學而易差如此者乃是心不能真知之故正當以不知自處而閉口不談可也然既不能無所異而不竟其說則又非講磨求益之道故其前二截

同者不論而於後二截者敢論其所以不得同
同之意焉夫四端非無氣七情非無理非徒公
言之滉亦言之非徒吾二人言之先儒已言之
非先儒強而言之乃天所賦人所受之源流脉
絡固然也然其所見始同而終異者無他公意
以為四端七情皆兼理氣同實異名不可以分
屬理氣滉意以為就異中而見其有同故二者
固多有渾淪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則二者
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氣之不同分屬何不
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雖或有疵而其宗旨

則實有所從來盛辯一皆詆斥無片言隻字之得完今雖更有論說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無益於取信而徒得嘵嘵之過也

辯誨曰天地之性專指理氣質之性理與氣雜是理之發固然是氣之發非專指氣

滉謂天地之性固專指理不知此際只有理還無氣乎天下未有無氣之理則非只有理然猶可以專指理言則氣質之性雖雜理氣寧不可指氣而言之乎一則理為主故就理言一則氣為主故就氣言耳四端非無氣而但云理之發

七情非無理而但云氣之發其義亦猶是也公於理發則以爲不可易氣發則以爲非專指氣將一様語截作兩様看何耶若實非專指氣而兼指理則不應與理之發者對擧而併疊言之矣

辯誨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與氣不害就性上論理墮在氣中若論情則性墮在氣質兼理氣有善惡分屬未安

滉謂就天地人物上看亦非理在氣外猶可以分別言之則於性於情雖曰理在氣中性在氣

質豈不可分別言之盖人之一身理與氣合而生故二者互有發用而其發又相須也互發則各有所主可知相須則互在其中可知互在其中故渾淪言之者固有之各有所主故分別言之而無不可論性而理在氣中思孟猶指出本然之性程張猶指論氣質之性論情而性在氣質獨不可各就所發而分四端七情之所從来乎兼理氣有善惡非但情爾性亦然矣然安得以是為不可分之驗耶從理在氣中處言故云性亦然矣

辯誨曰七情亦發於仁義禮智

滉謂此即所謂就異而見同則二者可渾淪言之者也然不可謂只有同而無異耳

辯誨曰非別有一情但出於理而不出於氣

滉謂四端之發固曰非無氣然孟子之所指實不在發於氣處若曰兼指氣則已非復四端之謂矣而辯誨又何得以四端是理之發者爲不可易耶

辯誨曰非中無是理外物偶相感動感物而動四端亦然

滉謂此說固然然此段所引樂記朱子之說皆

所謂渾論言之者以是攻分別言之者不患無其說矣然而所謂分別言者亦非滉鑿空杜撰之論天地間元有此理古之人元有此說今必欲執一而廢一無乃偏乎盖渾論而言則七情兼理氣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對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於氣猶四端之於理也其發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隨其所主而分屬之耳雖滉亦非謂七情不干於理外物偶相湊著而感動也且四端感物而動固不異於七情但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

乘之耳

辯誨曰旣發便乘氣以行云云四端亦氣也

滉謂四端亦氣前後屢言之此又引朱子弟子問之說固甚分曉然則公於孟子說四端處亦作氣之發看耶如作氣之發看則所謂仁之端義之端仁義禮智四字當如何看耶如以些兒氣參看則非純天理之本然若作純天理看則其所發之端定非和泥帶水底物事公意以仁義禮智是未發時名故爲純理四端是已發後名非氣不行故亦爲氣耳愚謂四端雖云乘氣

孟子所指不在乘氣處只在純理發處故曰仁之端義之端而後賢亦曰剔撥而言善一邊爾必若道兼氣言時已涉於泥水此等語言皆著不得矣古人以人乘馬出入譬理乘氣而行正好盖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逢人馬相須不相離人有指說此者或泛指而言其行則人馬皆在其中四七渾論而言者是也或指言人行則不須并言馬而馬行在其中四端是也或指言馬行則不須并言人而人行在其中七情是也今見滉分別而言四七則每引渾論言者

以攻之是見人說人行馬行而力言人馬一也
不可分說也見滉以氣發言七情則力言理發
是見人說馬行而必曰人行也見滉以理發言
四端則又力言氣發是見人說人行而必曰馬
行也此正朱子所謂迷藏之戲相似如何如何

辯誨曰推其向上根源元非有兩箇意思

滉謂就同處論則非有兩箇意思者似矣若二
者對擧而推其向上根原則實有理氣之分安
得謂非有異耶

辯誨曰凡言性者不偏指氣今謂偏指而獨言氣

恐未然且辯曰子思之論中和渾淪言之則七情豈非兼理氣乎

滉謂言性非無指氣而言者但鄙說偏獨二字果似有病故依諭已改之矣然與七情兼理氣渾淪言者所指本自不同今以是爲鄙說之不能無出入其實非出入也指既不同言不得不異耳

辯誨曰同實異名非七情外復有四端　四七非有異義

滉謂就同中而知實有理發氣發之分是以異

名之耳若本無所異則必有異名乎故雖不可謂七情之外復有四端若遂以爲非有異義則恐不可也

辯誨曰退論曰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固無不可著圖而置四於理圈置七於氣圈離析太甚悞人甚矣

況謂可則皆可不可則皆不可安有退論則分二發而無不可著圖則分二置而獨爲不可乎況圖中四端七情實在同圈略有表裏而分註其旁云耳初非分置各圈也

辯誣曰或云無不善或云有善惡恐人疑若有兩情二善

滉謂純理故無不善兼氣故有善惡此言本非舛理也知者就同而知異亦能因異而知同何患於不知者錯認而濫當理之言乎但今於圖上只用朱子說故此語已去之耳

辯誣曰如柰辯則四七各有所從來非但言之者不同

滉謂雖同是情而不無所從來之異故昔之言之者有不同矣若所從來本無異則言之者何

取而有不同耶孔門未備言子思道其全於此
固不用所從來之說至孟子剔撥而說四端時
何可不謂指理發一邊而言之乎四之所從來
旣是理七之所從來非氣而何
辯誣引朱子說孟子剔而言之伊川兼氣質言要
不可離
滉謂引此蓋言性之不可離以明情之不可分
耳然上文所引朱子說下曰性雖其方在氣中
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云乎妄意
朱子就孟子剔言伊川兼言處而言則曰要不

可離即滉所謂異中見其有同也就性在氣中而言則曰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即滉所謂同中知其有異也

辯誨曰來辯謂七情外感於形氣而非理之本體則甚不可若然者七情是性外之物云云孟子之喜而不寐止豈非理之本體耶

滉謂當初謬説謂安有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為理之本體耶云者言當其感則是氣而至其發則是理安有此理耶但覺語有未瑩故已改之矣今來誨變其文直曰外感於形氣而非理之

本體則旣與滉本意遠矣而其下詆之曰若然者七情是性外之物然則朱子謂七情是氣之發者亦以七情爲性外之物耶大抵有理發而氣隨之者則可主理而言耳非謂理外於氣四端是也有氣發而理乘之者則可主氣而言耳非謂氣外於理七情是也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與樂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碍故理之本體渾全常人之見親而喜臨喪而哀亦是氣順理之發但因其氣不能齊故理之本體亦不能純全以此論之雖以七情爲氣之發亦何

害於理之本體耶又焉有形氣性情不相干之
患乎
辯誨曰來辯謂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
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則是七情者冗長
無用甚矣而反爲心害矣
滉謂此處前說語意失其先後故有病今謹已
改之爲賜甚厚但來誨又以一有之而不能察
之語以爲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證七情殊不
相似此則似然而實不然也盖此雖正心章而
此一節則以喜怒憂懼不可有諸心下說心之

病耳未說到正心處也夫四者之所以易為心害者正緣氣之所發雖本善而易流於惡故然耳若四端之理發則何遽有此病乎又何得謂心有所惻隱則不得其正心有所羞惡則不得其正云爾耶定性書曰人之心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云云夫所謂易發而難制者是為理耶為氣耶為理則安有難制惟是氣故決驟而難馭耳又況怒是理發則安有忘怒而觀理惟其氣發故云忘怒而觀理是乃

以理御氣之謂也然則滉之引此語以證七情
之屬氣何爲而不相似乎
同上節末段論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之說之
非又云所辯非但名言之際有所不可抑恐於性
情之實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
滉謂所從來及所主之說因前後辯論而可明
不必更論於此若其名言之際性情之實毫忽
未安處或因於承誨或得於自覺已謹而改之
矣已而看得未安處旣去則義理昭徹分明歷
落八窓玲瓏庶無有含糊鶻圇之病矣其於存

省之功雖未敢僭云恐未至大不可也
辯誨謂朱子錯認心爲己發之語久而乃悟仍論
理之發氣之發一語爲偶發而偏指
滉謂觀公此段語意若以朱子此說爲未滿足
此尤未安也夫程朱語錄固未免時有差悞乃
在於辭說鋪演義理肯綮處記者識見有未到
或失其本旨者有之今此一段則數句簡約之
語單傳密付之旨其記者輔漢卿也實朱門第
一等人於此而失記則何足爲輔漢卿哉使吾
友平時看語類見此語則必不置疑於其間今

既以鄙說為非而力辯之而朱子此語乃滉所宗本則不得不併加指斥而後可以判鄙語之非而取信於人故連累至此此固滉僭援前說之罪然滉於吾友此等處雖服其任道擔當之勇得無有不能虛心遜志之病乎如此不已無乃或至於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之弊乎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不知還有如此氣象否朱先生剛勇百世一人然少覺已見有誤處已言有未安處無不樂聞而立改之雖至晚年道尊德盛之後猶

然豈嘗纔發軔於聖途而已向吾無間然上坐在耶乃知真剛真勇不在於逞氣彊説而在於改過不吝聞義卽服也

後論

竊觀辯誨之文盛言大論疊見層出博識高見曠絶常情區區不勝其望洋向若之嘆而管窺所不能無疑者謹已具禀於前矣後論餘誨旣藥尤切益荷君子愛人無已之盛心也其中以理氣二字分註虛靈字下滉雖存靜而本説亦固疑其所之太瑣每看到此句濡毫欲抹者數

矣尚喜其創新而止今得垂誨釋然於心亦當
告靜而抹去矣但於其他諸說則亦未免有同
有異不能以盡相從也其所引宋先生答胡廣
仲胡伯逢書及性圖三條皆不過明四端七情
非有二之義此即前所謂渾淪言之者滉非不
知此惟以七情對四端則不得不分而言之耳
前說已盡不煩重論至其論虛靈處以虛爲理
之說則亦有所本恐未可以分註二字之非幷
與此非之也今且就盛辯所引數說而論之來
子謂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則是謂虛而實耳

非謂無虛也謂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則是謂無而有耳非謂無無也程子之答或人曰亦無太虛而遂指虛爲理者是亦欲其執虛而認實耳非謂本無虛而但有實也故程張以來以虛言理者故自不少如程子曰道太虛也形而上也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朱子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又曰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如此之類不勝枚擧至於朱子論無極而太極處亦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

不能為萬化之根嗚呼若此之言可謂四方八面周徧不倚攧撲不破矣今徒欲明理之實而遂以理為非虛則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論皆可廢耶大易之形而上中庸之無聲無臭其與老莊虛無之說同歸於亂道耶公慮虛字之弊將使學者胥為虛無之論而淪於老佛之域滉亦慮不用虛字膠守實字又將使學者想像料度以為實有無位真人谷神昔長閃閃爍爍地在那裏看也且四端亦有不中節之論雖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從仁

義禮智上發出底說來以見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今必欲舍此正當底本旨而拖拽下來就尋常人情發不中節處滾合說去夫人羞惡其所不當羞惡是非其所不當是非皆其氣昏使然何可指此儱侗說以亂於四端粹然天理之發乎如此議論非徒無益於發明斯道反恐有害於傳示後來也滉前謂公所見有似於羅整菴理氣非二物之說此則滉妄說也今竊聞公意非如整菴之誤但於四七之分則不過疊其位置之離析將使不知者認作二情理虛之

論則不過憂其語涉空無將使不知者向別處走此意非不善矣然而鄙見以為凡建圖立說固當為知者而作不當為不知者而廢也若為不知者而慮其分析之弊則濂溪之圖不應挑出太極圈在陰陽之上矣既有在上之太極不應復有在中之太極矣五行之圈又不應置在陰陽之下矣慮其虛無之弊則太極之真實无妄濂溪不應曰無極矣道與性與太極之實程子朱子不應皆以虛言之矣後來諸儒果誇濂溪圖說者紛紛而起向非朱子論著發明之力

其廢而不行久矣試玩朱子圖解後論定之諸人辯詰處則可見不妨分析之意何必過憂於流俗之弊乎吾所謂虛虛而實非彼之虛吾所謂無無而有非彼之無何必過憂於異端之歸乎是故在滉讀書之拙法凡聖賢言義理處顯則從其顯而求之不敢徑索之於微微則從其微而究之不敢輕推之於顯淺則因其淺不敢鑿而深深則就其深不敢止於淺分開說處作分開看而不害有渾淪渾淪說處作渾淪看而不害有分開不以私意左牽右掣合分開而作渾

淪離渾淪而作分開如此久久自然漸覷其有
并并不容紊處漸見得聖賢之言橫說竪說各
有攸當不相妨礙處其或以是自爲說則亦庶
幾不戾於義理素定之本分如遇見差處說差
處因人指點或自覺悟而隨手改定亦自快愜
何能一有所見遽執己意不容他人一喙耶又
何得於聖賢之言同於己者則取之不同於己
者則或強之以爲同或斥之以爲非耶苟如是
雖使當時舉天下之人無能與我抗其是非者
千萬世之下安知不有聖賢者出指出我瑕隙

覰破我隱病乎此君子之所以汲汲然遑忘察
言服義從善而不敢爲一時蘄勝一人計也所
云近世名公鉅人爲此學者未免多襲於俚俗
相傳之語是則不可謂不然矣渼山野樸學於
其相襲之說專未習聞往年忝國學見諸生所
習率用其說試從而廣求得之合衆說而觀之
誠有不可曉處多有悶人意處錯看鑿認拘辭
曲說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獨未見所謂四端七
情分屬理氣之說令圖中分屬本出於靜而亦
不知其所從受者其初頗亦以爲疑思索推求

於心者數年而後乃定猶以未得先儒之說為慊其後得朱子說為證然後益以自信而已非得於相襲之說也而況胡雲峯之說止論性情心意而非有理氣之分自與四七分理氣者所指各殊定非鄙說所從出也由是言之四七之分乃滉過信朱子說之故耳來誨乃以為出於俚俗而歸罪於雲峯竊恐不獨雲峯先生不甘引過而近世諸公亦必稱冤不已於斯也來誨又痛詆理虗故無對無對故無加損之語今詳此語之病只在無對故三字今當改之曰理虗

故無對而無加無損如此則似庶幾矣然公所詆不在語病而專以其語爲出於謬左之見混竊謂此乃着理到鮮悟處說理到極至處在混則積十年之功僅得其髣髴而猶未能真知故有語病如此在公則一筆勾斷於立談之頃人之有智無智何止於三十里而已耶此何可復以口舌爭耶只當爾月斯征我日斯邁又積十餘年之功然後各以所造着如何彼此得失於此始可定耳若於此而又不能定則必當待後世之朱文公而後可判其是否如何抑愚聞之

道同則片言足以相符不同則多言適以害道吾二人所學不可謂不同矣乃不能相符於片言而多言至此誠恐未有以發明而反有所撓害也雖然亦有二焉其心求勝而不揆諸道者終無可合之理只待天下之公論而已志在明道而兩無私意者必有同歸之日此非違理好學之君子不能也滉老昏如此深懼學退私勝而妄為無益之言以自外於切偲之厚惟願恕其僭而垂仁終幸焉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卷之一